

世界現代化的 實踐和理論

編著 孫顯元

出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世界現代化的 實踐和理論

96
F11
25
2

孫顯元 著



3 0105 2837 4

山西人民出版社



B

817986

世界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

孙显元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 原平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75字数: 320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9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

ISBN 7-203-01914-4

D·225 定价: 15.00元

晋新登字 6 号

序 言

“现代化”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它以一种社会的运动出现于世界历史舞台上。

众所周知，“现代”一词是一个历史范畴，无论生活在哪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们，都有他们当时的“现代”。古代人，无论是上古人还是中古人，都有他们的“现代”。不过，在古代人、近代人和现代人那里，“现代”这一概念的内涵是根本不同的。

“现代”概念的这种相对性，反映了人类历史的演变。

可是，“现代化”却不完全具有这种相对性，它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范畴。在古代，并没有发生“现代化”的历史现象。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后，资产阶级才来到了人世间，从而开始了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的转变。近代世界历史上发生的这种社会变迁，被称为“现代化”过程，其基本内容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工业化、民主化和城市化。由于这种“现代化”是在近代西方历史上首先发生的现象，因此，有人称它为“近代化”或“西方化”，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在有些人那里，在“西化”的提法中，包含有“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这是完全不能同意的。

但是，现代化是社会的实际运动，随着历史的变迁，它的内容也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充实。在西方近代史上，首先实现的现代化，都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经济方面的基本内容是工业化，实现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因而又有人把“现代化”称为“工业化”。这种工业化的技术内容是机械化和蒸汽化，后来，又补充了电气化和石油化。今天，许多晚现代化国家所进行的现代化，也要首先实现工业化，实现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完成机械化、蒸汽化、电气化和石油化的任务。

现代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生，为现代化带来了新的内容，使现代化的中心内容由工业化转变为信息化、电子化和自动化，从而实现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早现代化国家已经实现了近代的现代化任务，今天还要实行继续现代化，完成信息化、电子化和自动化，实现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晚现代化国家在完成近代的现代化任务时，又必须同时完成当今的现代化任务，把工业化和信息化融为一体，同时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变。

可见，从近代开始到现在，现代化经历了两个基本阶段。从技术和经济内容的划分来看现代化的历程，它的第一阶段是从实现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它的第二阶段是实现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

“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和文化范畴。从世界革命的历史发展来考察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开创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从此，也就开始了社会主义世界现代化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以前的一切现代化，都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的范畴。在新的世界历史时期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

主义现代化的对立和斗争。社会主义国家所要实行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能是资本主义现代化。

现代化涉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革，因此，西方现代化理论把现代化理解为社会变迁的过程，是十分合理的。可是，既然是社会的变迁，那它就不仅包括经济的变迁，而且也包括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在经济变迁中，不仅包括生产力的变迁，同时也包括生产关系，即各种经济关系的变迁。经济变迁的必然结果，是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由此而导致社会力量的变化。于是，政治变迁是不可避免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政治改革，也就应运而生了。这就要求我们对现代化的具体内容、途径、方法以及所依靠的社会力量，都要作具体的阶级的分析。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否认在现代化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例如，当代美国现代化理论著名学者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说：“从‘阶级’的角度描述组成社会的各个集团，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范畴，还是社会科学家们经常喜欢使用的‘上层阶级’、‘中间阶级’、‘低层阶级’等各种类型，亦是陈年遗风，它已不再行之有效了。”^①他还接着指出：“‘阶级’的概念源于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那种特殊的过分简单的分类法，因此使用这个词难以脱出当年所赋之意义的窠臼。这样，最好的办法还是丢弃陈旧的术语，而使用近些年来由行为科学家发展的更为精确的概念，诸如：职业类型、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等。”^②

①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7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同上书第73页。

西方现代化理论所探讨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他们所主张的政治现代化，也就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反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现代化问题，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资产阶级实质。

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的实践来源，或它所能概括的历史事实，也就是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实践。在这些理论中，提出了世界现代化的一些共同问题，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了现代化运动的某些规律。但是，由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们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致使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仍然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之上。例如，他们片面强调民族的特殊性和历史事件的多样性、暂时性，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布莱克说：“这种关于历史事件不可重复的信念和对翔实精确的知识 的 关切，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那些过分坚持从历史研究中获得普遍有效的规律的人的反动。这些规律的炮制者，在其还未进行研究之前，便设想好了具有普遍性的发展模式；他们把自己的设想引向这种信念：这些模式确实能被投射向无限的未来。这些决定论的解释把普遍的系统建立在古代模式的有限的基础上，建立在一个特殊国家、一个族群群集或宗教团体的民族性上，或者建立在某种社会关系（诸如阶级冲突）上。”^①我们反对简单地照搬别国的现代化模式，强调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使现代化的建设道路具有本国的特色。但是，我们同样反对借口本国的特殊国情而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现代化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国家现

①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5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现代化的关键，这对于一切现代化来说都是共同的。这就是现代化的一条普遍规律。早在1963年1月，周恩来就提出了这个思想。他说：“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①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这样，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也是这样。一切现代化，都不能离开现代化的共同规律，而必须遵循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当然，除了共同的规律之外，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都还有自身的特殊规律，我们也应该分别地加以深入研究。

在布莱克著作中反映出来的这些倾向，在现代化研究中，拒绝阶级分析的方法和否认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存在，可以代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共同意向。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一般状况，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虽然还没有明确地建立起独立的关于现代化理论的分支学科，但是在其理论宝库中，包含有极其丰富的关于社会现代化的论述。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下功夫整理和发掘这份遗产，并把它系统化、理论化，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科学体系。当然，要完成这项工作，是长期的任务，要多方面的专题研究。

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具有多学科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其它学科，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军事学、科学技术论等学科，也都是现代化研究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具。我们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的每个组成部分、各个分支学科都应用于现代化的研究。在专题探讨的基础

①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上，做出科学的综合，从整体上把握现代化运动的规律。这种总体的和综合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作是关于现代化的宏观研究。如果没有这种宏观上的把握，只局限于微观问题的分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混淆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前，这个学科体系的建立、成熟和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我们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经济建设成为中心，都表明我们现阶段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文献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已经正确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和策略，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科学体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本书所探讨的是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西方一些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发生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只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就完成了近代的现代化任务。这两次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技术革命，是完成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这两次革命，也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国近代史正好从反面说明了这两次革命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封建统治的稳固，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而没有力量，既没有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就连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终告失败，也没有发生过技术革命，因此，屡失丧失现代化的历史机遇，长期停滞于农业经济社会。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革命和政治变革对现代化的决定作用和

重大影响，看到了现代化运动的一般规律。

研究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说到底，要全面地实现社会变迁，就是要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涉及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生产力的变迁，随之发生的是新的经济关系的萌芽，要使经济关系发生重大的变迁，必须以政治革命为前提。只有在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发生重大变革之后，生产力才会获得重大的发展，它的具体机制就是技术革命。由此可见，现代化运动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生产力的革命，即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则是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所有这些，都是现代化运动中的基本关系，从而构成了现代化运动的一般规律。

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这些一般规律都是适用的，但其具体内容，有些是相同的，有些则是不同的。在生产力的革命方面是相同的，在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革命方面则是不同的。正是这些不同的内容，规定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现代化类型。这些特殊性，并不否认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存在，而只是说明一般规律在不同条件下的特殊表现。

我们在批评“西方中心论”时，指明了现代化并非西方化，现代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循。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要对现代化的道路作出战略选择。现代化必须从本国的具体国情民情出发，而不是照搬别国的模式。发展中国家实行现代化，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老路，而要依照本国的特点走自己的路。我们强调现代化的各国特点时，不是否认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而是要求把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本国现代化的特殊规律结合起来，创造出本国现代化的特殊模式，服务于本国现代化的宏伟

事业。

我们研究现代化运动的一般规律，其目的也在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规律。毛泽东在阐述如何研究战略的问题时说：“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①我们现在是从事现代化的事业，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现代化的规律，还要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规律，而且还要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更加特殊的规律。只有认识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才能正确地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科学体系，许多人都在进行着尝试性的探索。本书所阐述的一系列概念、原理、规律，也都带有很大程度上的探索性。因此，在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中，产生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是在所难免的。通过这种探索和争论，推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也是本书写作的一个目的。正是这个原因，将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提出来，做一点简要的说明，以期开展进一步的讨论。

关于现代化涵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问题。本书吸取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社会变迁”的概念，把现代化看作全面的社会变革，而且这些变革只是从近代开始才有的。它首先是经济（尤其是生产力，同时也包括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以及伴随着经济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变革而来的政治、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全面的变革，从而实现工业经济社会代替农业经济社会、信息经济社会代替工业经济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因此，我们所主张的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而不是片面的现代化。我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实质上是属于生产力现代化的范畴。按照全面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同时实行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我们所进行的经济、政治、教育、科技等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建设，都属于全面现代化的内容。如果离开了这些内容，单纯的生产力现代化也是难以实现的。对现代化的这种理解，在党中央的一系列文献中，都已得到了反映。由于现代化是全面的社会变革，涉及到了社会以及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各个方面，作为这种社会变革的反映，现代化理论也就必定极其广泛地涉及到各个不同的学科，从而使它成为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它既涉及社会科学，又涉及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产物。它把这两门科学统一成一门科学，即现代化科学。因此，把现代化理论归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某一门学科中去，都将会带来某种片面性。它是不同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综合学科。

关于技术决定论问题。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技术决定论的结论，从而确认科学技术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关键。因此，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应是到了适可而止的时候了。我们关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总称为材料时代），蒸汽时代、电力时代和核力时代（总称为能源时代），以及材料时代、能源时代和信息时代等称呼，都反映了技术对社会历史时代的决定作用。在社会形态中，技术形态是最基础的形态，它决定经济形态，并

在技术形态和经济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同样反映了技术决定论的正确性，它是生产力决定论的别名。我们对技术决定论的承认，并不否认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暂时的决定作用。如果否认了技术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去寻找历史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基础呢？以否定技术决定论为代价，肯定政治、思想的反作用，我们就很难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至于西方的“技术决定论”主张，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它包含合理的因素，不要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它的机械论、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确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是关于现代化的动力和关键的理论基础，我们是不能把它混同于西方“技术决定论”的。当然，对技术决定论应作辩证的理解，本书提出的技术或然决定论就是技术决定论的辩证形式。

关于农村在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问题。现代化的一般进程是实现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的转变和从工业经济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在这两个转变的过程中，都包含着乡村城市化的运动。消灭城乡的对立和差别的正确途径，是把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农村经济转变为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结构，实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的转变，把乡村提高为城市，进而把工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信息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如果不能完成这三种转变，把现代化只限制于少数城市里，这不仅仍然是片面的现代化，而且它也是不能真正实现的。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在完成民主革命以后，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同样是农民问题，即乡村城市化问题。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农村问题在现代化

中就具有战略的地位。城市化本身也是一个全面现代化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还是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乡村城市化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只有实现乡村的城市化，才能逐步地缩小以至最后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最终地实现共产主义。乡村城市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变迁的过程。不要以为农村中的一些乡镇，盖起了楼房和街道，建造了城市设施，发展了乡镇工业，就算实现城市化了。其实不然，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有一个政治变迁的过程，同时还需要有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这些变迁的实现，要经历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没有农村的这种历史性变迁，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今天，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必须充分认识农村问题在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

关于劳动方式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问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劳动方式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劳动方式是劳动的组织形式，或称劳动组合。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反作用，都是通过劳动方式的传递而实现的。劳动方式的这种中介作用，使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介入了第三者，即劳动方式，从而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二体问题变成为三体问题。在力学体系中，二体问题的解是确定的，三体问题的解则是不确定的，在这里，严格决定论（或称机械决定论）就开始失效了。自然，社会问题比力学问题具有更加复杂的关系，从而使历史决定论的具体表现必定会带有更多的偶然形式。现代世界上各种不同状况的国家表明，大体相同的生产力状况，可以对应着很不相同的生产关系，因而产生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我国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欧美国家具备发达的生产力基础，却仍然停留于资本主义

的生产关系。可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一种生产力状况所对应的生产关系，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可能。这些可能的集合，便构成了生产关系的可能性空间。造成这种可能性空间的条件，就是劳动方式。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确定性中，生产力以劳动方式为中介，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生产关系。这种选择是由社会力量来实现的，不同的社会力量就会有不同的选择，从而使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不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使社会发展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多样性。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劳动方式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而且，通过这种研究，进一步发现历史决定论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统一的辩证决定论的具体形式。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部分质变的问题。在现代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使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例如，国家垄断组织，国际垄断联盟，跨国公司，福利制度，职工参与管理等。如何评价这些新特点？它与现代化有什么联系？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身的发展来说，这些新特征没有取消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质变。但是，这些新特征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一次地发生了部分质变。应该承认，这种部分质变的发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就现代化的过程来说，适应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新发展，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部分质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继续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的发生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一种意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都是资本家为了缓和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安定为目的的。这种看法，当然是正确的。可是，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是否可以由此认为，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历史的反动，对无产阶级的反动，是社会的大倒退？显然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但是，人们的活动的结果，却不是以人们的活动目的为转移的。评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部分调整是否具有进步意义，不是看资本家阶级的意愿，唯一的标准是看它是否能够继续容纳和促进生产力的新发展。从这一方面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部分质变，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远离，而是日益接近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接近，不仅表现在物质条件的准备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关系方面。这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种自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性的表现。因此，看到这种历史进步，绝不是美化资本主义社会，相反的，它更有利于人们树立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坚定信仰。

关于经济长波和技术长波的问题。以五十年为一周期的经济波动规律，只被国内少数学者所关注和研究，因而未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自从经济长波理论提出以后，国外学者就把它同技术创新联系起来，把技术创新作为产生经济长波运动的原因。熊彼特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对后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经济长波的运动周期需要很长的时期才能表现出来，从而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我们今天只能考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长波运动，暂时地把经济长波规律仅仅看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动规律。至于它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世界经济的运动，目前还难以确定。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还只有半个多世纪，而且在世界上还只有少数国家，它的世界经济运动规律，有待于后人的继续研究，在这里留

而不论。从1760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经济长波是确定地存在着的，而且同技术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初步的考察表明，第一个经济长波的周期，与英国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时期相对应；第二个经济长波的周期，与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在欧美其他国家的发展时期相对应；第三个经济长波的周期，与第二次技术革命时期相对应；第四个经济长波的周期，与现代新技术革命时期相对应。经济长波与技术革命时期的相一致，也许完全是一种巧合，是纯粹偶然的现象。但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必然联系，却是勿庸置疑的客观事实，这就预示着经济长波与技术革命可能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把科技革命看作经济长波运动的更深刻的根源，那么，我们应该由此得出结论，同样存在着科技长波的周期运动，以及科技长波与经济长波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如果能够对这方面再做深入的研究，对于现代化理论的进展，是会产生深刻影响的。

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结构问题。现代新技术革命和继续现代化的发展，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要深入探讨这种阶级结构的新变动，必须首先考察阶级划分标准的问题。列宁为阶级所下的定义，仍然是我们今天研究当代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基础。我们的任务是，在列宁的阶级定义的基础上，探讨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划分阶级的现实根据。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的。一是总体工人的形成，二是资本总职能的实现。由于劳动分工的加剧和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简单劳动过程发展为结合劳动过程。一个制品不仅需要由许多体力劳动者的分工和协作才能完成，而且还依赖于科学、技术、工程、管理等人员的协作，其中也包括（区别于资本家的）经理。所有参与结合劳动过程的人员，都成为总体工人的